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

周

簡王元年晉遷于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即晉新田地景公遷都于此

晉人謀去故絳左傳注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為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有瑕城即郇瑕晉有二瑕其一鄭燭之武所云焦瑕在河南陝州閿鄉縣其一即此沃饒而近盬音古說文盬河東鹽池國利君

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伯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欒韓厥曰郇瑕水薄土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民多逐末田賦不供不可謂樂晉侯從之遷新田

吳注見前子乘即壽夢史記泰伯無子武王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索隱壽夢仲雍十八代孫來朝

壽夢始立朝王適楚觀諸侯禮樂後與魯侯會于鍾離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有鍾離故城古鍾離子國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為陳之因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以椎髻為

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

丁丑二年吳入州來今江南鳳陽府鳳臺縣北有下蔡故城春秋州來邑

初楚莊圍宋師還公子嬰齊請申呂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楚莊乃止嬰齊以是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而自取以奔晉故側亦怨之側與嬰齊遂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請使于吳通吳于晉教吳戰陣使之伐楚伐巢今江南盧州府巢縣周巢伯國伐徐

記載與辭考史不若從傳從傳又不若徵經本秋于魯成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及趙朔也十年書晉侯獳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巳據此則史記所載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

至是八州來嬰齊側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吳始大通于上國

戊寅 三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齊通于趙朔之妻（莊姬晉成公女）趙同趙括放諸齊（事在定王二十一年）朔妻以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晉侯討而殺之趙武（朔之子莊姬出謚文子）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氏族畧奚獻侯之後食于祁因以為氏今太原府祁縣是也）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謂趙衰）宣孟之忠（謂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

皆趙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為妄不知邵子經世書何以採之

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為司寇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與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我為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之程嬰出謬告諸將攻殺公孫杵臼及孤兒程嬰以真孫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公乃以韓厥之衆脅諸將立趙孤名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此所載與左傳異

孔頴達春秋正義曰史記稱趙朔妻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嫡妻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

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得為妻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氏從之史記又稱屠岸賈攻殺趙朔趙同趙括欒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朔已死矣不得于此年與同括俱死于時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厠其間如此乎然又稱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背違其說不可從

己卯四年晉人執鄭伯（悼公子成公睔）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注見前）尋鄭伯如晉晉以其貳于楚執諸銅鞮（今山西沁州府銅鞮故城在州西南）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鄭公孫申謀

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明年鄭公子班子如聞叔申謀立公子繻成公庶子鄭人殺繻立髠頑成公世子公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是為厲公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字子罕穆公子賂以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穆公子盟于修澤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有修武亭亦曰修魚即春秋修澤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及其弟叔禽是夏晉景公卒

辛巳六年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鄇音侯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有鄇人亭即周鄇田于晉

晉郤至即溫季蒲城鵲居之子謚昭子與王室爭鄇田王使劉子康公即王季子單子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

劉子單子曰昔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厥後蘇氏即狄不能于狄而奔衛事見襄王二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見襄王十七年狐氏狐毛之子溱為溫大夫陽氏陽處父居溫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左傳疏鄇是溫之別邑襄王賜晉以溫不賜以

御也御本未嘗屬晉故曰王官之邑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弗敢爭

壬午七年晉士燮及楚公子罷許偃皆楚大夫盟于宋

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時為令尹又善于晉欒書時將中軍聞楚人既許晉成王之四年晉歸楚鍾儀楚使公子辰聘晉修好五年晉使糴茷如楚報之遂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遂如晉受成

癸未八年魯侯來朝遂會晉侯齊侯頃公子靈公環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初秦晉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桓公榮）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步陽之子又名州亦曰苦成叔）盟秦伯于河西（事在王六年）秦伯歸而背晉成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于是晉侯使郤錡（克之子字駒伯）如魯乞師魯侯至京師以諸侯朝王遂從王季子（即劉康公）成子（成肅公）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秦晉使使呂相（魏錡子謚宣子）絕秦及秦師戰于麻隧（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北）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左傳注不更秦爵）師遂濟涇及

侯麗春秋梁蕃注侯麗劉伯莊公在涅陽境而還成肅公卒于瑕先是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乙酉十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伐秦之役曹宣公名盧文公子卒于師事在王八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即子臧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事在九年至是晉侯及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吳通上國晉實
啟之晉之通吳

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後曹人請負芻于晉（事在十一年）晉人使謂子臧曰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晉釋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晉士燮齊高無咎（固之子）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良夫之子）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注見前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始通吳也後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事在靈王）

本欲將以疲楚不知吳既抑楚卬將抗晉黃池爭長已兆于鍾離之會矣

四年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使魯衛先會 春秋纂注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盱眙縣隸江南泗州 是年諸侯會吳于戚後又會吳于壽夢于柤 事在靈王九年 春秋纂注柤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泇口是也 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 事在靈王十三年向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有向城

丙戌 十有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即鄢注見前 楚子鄭師敗績

先是楚將北師 事在王十年 公子貞 即子囊楚莊子 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遂

侵鄭及暴隧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邑後為鄭有復侵衛及首止注見前

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春秋彙纂注楚邑在今南陽府葉縣界至是楚以汝陰之田汝水南近鄭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使公子騑從楚盟于是晉侯將伐鄭士燮不欲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師遂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遇于鄢陵士燮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為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郤至曰楚有六間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不可失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敗之晉侯從之及戰魏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于險晉因其公子茷郤至從鄭伯鄭伯之御石首納旌于弢中乃免旦而戰見星未已楚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將復戰穀陽豎獻飲于側側醉楚子召之不能見楚子曰

天敗楚也夫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不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師還公子側自殺

（丁亥）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侯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陽五（國語作夷陽午）長魚矯三人俱怨郤氏（胥童胥克子郤缺為政廢胥克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而嬖于晉侯欒書

以郤至不從已而敗楚師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必克之欲廢之使楚公子茷鄢陵之戰所獲告晉侯曰比戰也郤至實召寡君曰此行必敗吾奉孫周晉襄公之曾孫以事君晉侯告欒書書曰其有焉盍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晉侯使覘之信遂怨郤至胥童夷陽五師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晉侯使清沸魋亦嬖人助之三郤將謀于榭矯殺郤錡郤犨于其位郤至欲逃矯及諸其車殺之胥童以甲刧欒

書中行偃即荀偃荀庚之子荀林父曾爲中行遂以官爲氏于朝請殺之晉侯弗許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遂出奔狄晉侯使書偃皆復其位初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死子州犁奔楚

戊子十有三年晉弑其君州蒲

晉侯使胥童爲卿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執晉侯名士匄士燮之子即范宣子士匄辭召韓厥厥曰二三子

國語之譽公孫
周末免太過然
觀其初至清原
時數語而帖強

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晉大夫弒晉侯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先是諸侯役鄭會于柯陵周單襄公見晉侯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犫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今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誰能忍之未幾晉殺三郤及是厲公被弒

晉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史記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韋昭國語注晉不畜羣公子故談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臣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朱子謂其儘勝桓文惜其冲齡入嗣在位不久而其臣又不過荀罃魏絳之徒故僅成三駕之功而不能更有所進也

晉欒書中行偃既弑厲公使荀罃（即智武子荀首別邑于智故又以智為氏）士魴（士會子亦曰彘共子）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國語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族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大夫逆于清原（注見前）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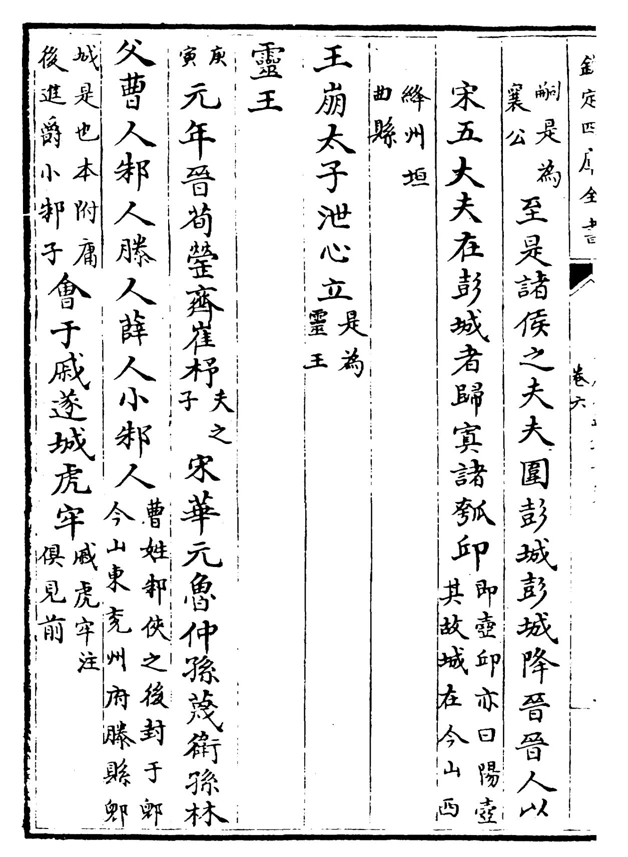
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施恩惠）舍（舍勞役）巳責（止逋責）振廢滯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使魏相（即呂相佐下軍）士魴（將新軍）魏頡（魏顆子別為令狐氏）趙武（與頡俱佐新軍）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士渥濁為太傅修士會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修士蔿之法欒糾御戎使訓諸御荀賓為右使訓勇力之士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程鄭為乘馬御使訓群騶　荀家荀會荀賓皆荀氏族欒黶書之子韓無忌厥之子右行辛其先將右行以官為氏欒糾亦曰弁糾欒氏族羊舌職晉武公曾孫突為羊舌大夫遂以為氏職叔向父魏絳犨之子籍偃其先伯

釁司晉典籍以官為氏程鄭荀氏別族羣騶謂諸掌駕之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己丑十有四年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殖俞之孫謚惠子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注見前

初宋司馬蕩澤蕩氏宋桓公子蕩之後澤亦曰子山殺公子肥宋文公子華元為右師出奔晉魚石公子魚曾孫時為左師止之于河上華元遂復入以國人攻蕩氏殺澤于是魚石及向為人宋桓公子肸字向父其後以字為氏為人時為大司寇鱗朱桓公子鱗元孫以名為氏朱時為少司寇

向帶（時為太宰）魚府（時為少宰）俱出奔楚（事在王十年）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魚石遂入于彭城（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亦入焉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老佐（戴公五世孫時為司馬）及華喜（華父督元孫時為司徒）帥師圍之楚令尹嬰齊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遂以師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左傳注宋地）楚師還晉使士魴如魯乞師魯仲孫蔑會諸侯于虛朾（春秋梁纂注虛朾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在今睢州界）謀救宋（事在王十三年是年魯成公卒子午



襄公 是為 至是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即壺丘亦曰陽壺其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王崩太子泄心立 是為靈王

靈王

庚寅元年晉荀罃齊崔杼 夫之子 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曹姓邾俠之後封于郳今山東兖州府滕縣郳城是也本附庸後進爵小邾子 會于戚遂城虎牢 戚虎牢注俱見前

初諸侯會于沙隨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沙隨城是尹子周尹武公及晉侯厲公以諸侯伐鄭事在簡王十一年既而鄭公子騑侵晉虛滑左傳注晉之二邑衛北宮括即懿子衛成公曾孫侵鄭至于高氏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高氏亭楚人伐鄭尹子單子單襄公朝會晉侯亦厲公及諸侯盟于柯陵左傳注鄭西地以伐鄭楚公子嬰齊救之諸侯師還尋又伐鄭楚再救之諸侯復還事在簡王十二年彭城之役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兵于洧上事在簡王十四年洧水出河南府登封縣馬嶺山經鄭州許州合溱水為雙洎河

至是鄭伯疾公子騑諸息肩于晉鄭伯不可既卒子髡頑嗣是為僖公晉師宋師衛師侵鄭鄭人不從晉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孫蔑曰請城虎牢以逼鄭晉人從之鄭乃行成明年單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雞澤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西南有會盟臺即春秋諸侯盟處為鄭服故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

祁奚之舉外内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内舉狥于所溺籍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焉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同而辭亦類絳

子無重寡人之過反役使絳佐新軍羊舌赤字伯華職長子後二年晉侯復會諸侯于戚鄭伯皆來會史記晉會諸侯于雞澤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内舉不隱子

壬辰三年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子爵嘉父字也今順天府薊州有無終故城即無終子國使孟樂無終之臣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將覲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諸華必叛晉侯

之語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内弱而外强之時耳若夫知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聚也居貴貨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也鑒于后羿有夏之衰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促殺之事詳見前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晉侯說乃使魏絳盟諸戎

癸巳四年諸侯戍陳

初楚公子壬夫即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多欲無厭侵害小國

鷄澤之盟陳侯使袁僑（左傳注轅濤塗四世孫）如會求成（事在二年）楚司馬公子何忌遂侵陳會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為哀公）楚人聞喪乃止陳人卒不聽楚命楚彭名侵之使頓（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古頓子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間陳而伐之陳入圍頓（事在三年）至是晉侯合諸侯于戚以戍陳楚令尹公子貞（楚人討陳叛故知由令尹子辛乃殺子辛而以子囊為令尹）帥師伐陳（晉士魴曰楚人討貳而疾伐陳陳近于楚能無往乎）晉侯復合諸侯于城棣（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北有南棣北棣二城即春秋城棣）以救之從楚公

子貢圍陳晉侯率諸侯會陳侯于鄬是時鄭伯會鄬公子騑相使賊夜弑鄭伯以瘧疾赴于諸侯立子嘉是為簡公鄬鄭地陳人患楚使告陳侯于會曰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事在王六年

丁酉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即戲童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

鄭既與晉成公子發即子國穆公子公孫輒即子耳穆公子侵蔡獲

其司馬公子燮（蔡莊公子）諸侯會于邢邱（即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平臯故城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平臯晉曰邢邱）鄭伯獻捷以聽命（是會晉侯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魯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季孫宿行父之子謚武子高厚固之子向戌宋桓公子肸之孫）于是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于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不如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子駟曰從楚騑受其咎）鄭及楚平（事在王七年）晉侯率諸侯伐鄭師于汜（鄭有二汜東汜在新鄭南汜在襄城此東汜也　春晉圍鄭春軍汜南即此）鄭人恐復行成于晉中行偃曰遂圍之

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智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師還晉侯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施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例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器用不作仍其舊車服從給止足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左傳注三駕三與師也一師于牛首二師于向三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戊戌

九年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先是王使王叔陳生（王叔周卿士）愬戎于晉王叔貳于戎晉士魴執之以如京師（事在四年）及是王叔與伯輿（王卿士）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春秋疏使其兩相辨答伯輿詞直王叔不能舉要契之詞也）王叔奔晉單子（頃公子靖公）為卿

侯國制應二軍然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以為大國三軍之証則魯有三軍舊矣魯傾兵車千乘公徒三萬即三軍也然前此屬之公家而自季孫宿三分公室之後三軍皆歸私室此春秋所以書作興

士以相王室

己亥　十年魯作三軍

魯季孫宿告叔孫豹（得臣之子穆子）請為三軍（左傳注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各征其軍豹不欲宿固請之乃盟諸僖閎（僖公廟門）詛諸五父之衢（元和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各自壞其舊時車乘分以足成三軍使各自屬其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春秋疏役謂共官力役則令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

傳稱悼公三駕楚不能爭然考牛首以後晉楚並未交兵者十二年此非晉能制楚也葢以吳乘楚後力有不暇故鄭亦一意從晉耳說者以戍虎牢為得楚

與邑皆來季氏者則公室無征不入者倍征若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𣪠之使入已也

孟子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為臣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

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春秋彙纂注蕭魚鄭地路史曰少昊後嬴姓國

修魚即蕭魚也

戲之盟晉人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伐之門其三門

而還尋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子駟將與楚成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

制之宜殊未曉當日情事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事在王八年子孔即公子嘉穆公子子蟜即公孫蠆子游之子使公孫輒從楚公子貞伐宋又使皇耳皇戌子侵衛衛人追之獲耳于犬丘輒復受楚令伐魯圍蕭克之魯仲孫蔑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于是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鄭子駟與尉止有爭至是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抑之弗與獻尉止乃帥賊攻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國之子子產攻盜于北宮獲尉止牛首今河南開封府牛首城是子產即公孫僑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春秋彙纂注梧杜預曰鄭地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或即是梧也及制即成皋在開封府滎陽縣士魴

魏絳戍之鄭及晉平北三駕之一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繞也鄭而南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夾潁潁水出河南登封縣潁谷至江南潁上縣入淮而軍鄭公孫蠆與楚人盟子蟜曰諸侯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事皆在王九年鄭公孫舍之即子展子罕之子侵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晉何由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于是子展遂侵宋以致諸侯晉侯使會諸

侯師于向（注見前）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此三駕之二亳城西亳也在今偃師）楚公子貞乞師于秦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晉侯乃會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使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考左傳鄭七穆皆穆公子子良之後為良氏子游之後為游氏子國之後為國氏子罕之後為罕氏子駟之後為駟氏子印之後為印氏子豐之後為豐氏皆以字為氏）石奐（亦作石盂）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後復歸于鄭）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是為三駕）赦鄭囚皆禮而歸之鄭人賂晉侯以

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

寡人和諸戎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史記集解服虔曰九合一會戚二會城棣三會鄬四會邢丘五盟戲六會相七戍虎牢八盟亳城九會蕭魚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國之福也君之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晉侯曰子之教敢不承命賞則不可廢也子其

春秋時風教衰微攘奪相尋廢親蔑義其能超然遠引者惟魯叔肸曹子臧衛子鮮及季札數人耳歐陽修撰五代史僅得獨行者三人春秋時亦然

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晉悼公復霸

庚子十有一年吳子乘卒

壽夢四子長諸樊春秋經書遏次餘祭左傳作戴次餘昧左傳作夷末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成公負芻也事在簡王八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辛丑

十有二年晉復三軍晉于三軍之外作三行又作六軍至是始復大國三軍之制

晉侯蒐于綿上即綿上聚注見前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韓厥子謚宣子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荀偃以諸侯之師伐秦無功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遂舍新軍伐秦之役欒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欲殺鞅鞅奔秦秦伯問晉大夫誰先亡對曰欒氏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足庇其子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請于晉

而復之士鞅即范獻子匄之子

壬寅 十有三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侯出奔齊

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 戚即戚城林父食邑自獻公之立林父置其重器于戚而善晉大夫 孫蒯 文子之子 入使衛侯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左傳注巧言詩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此以怒孫子而報公衛侯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入告蘧瑗衛大夫字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乎遂行從近關出衛侯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皆衛公子與林父盟林父殺之衛侯如鄄注見前使子行亦羣公子于林父又殺之衛侯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其役也以郲糧歸郲即萊國齊滅之為邑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衛人立公孫剽字子叔穆公孫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對曰衛有君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主盟說者以為春秋之大升降然大夫之盟蓋不始此前此盟吳於向盟陳於雞澤皆大夫也遄而遡之翟泉之盟王人在晉又

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于是會于戚以謀定衛

癸卯 十有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甲辰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殤公剽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溴水東逕孟縣入河大夫盟

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為平公既葬會諸侯于溴梁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

時已然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張氏洽曰春秋魯莊公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自湨梁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春秋于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丙午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貳于晉士匄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羽毛王者游車之旌齊私有之故假焉故伐

魯圍成[事在王十四年　成魯邑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成城]湨梁之會高厚逃歸齊再伐魯魯使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事在王十五年]齊人以未得志于魯圍桃[今兗州府汶上縣桃鄉故城是]及防[高厚圍臧紇于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令無死堅不可以杙抉其傷而死　防注見前臧紇即武仲文仲孫郰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昆仲昆弟]復使邾人伐魯南鄙[事在王十六年]齊人又伐魯北鄙于是晉侯伐齊濟河會諸侯于魯濟[古濟水經齊魯之地在齊者為齊濟在魯者為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有故城]

在縣東北即春秋齊邑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防門在今平陰縣東北水經注防門北有光里齊人音廣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夙沙衛齊靈公寺人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北亦曰孝堂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師曠晉樂師邢伯韓氏別族中行伯即獻子叔向即羊舌肸職次子諸侯之師入平陰從齊師遂克京茲在平陰縣東南克郝今平陰縣西郝山是圍盧今濟南府長清縣有盧城春秋齊盧邑門于雍門齊城門焚之及郭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之御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申池之竹木及東郭北郭孟莊子即仲孫速獻子之子荻楢皆木名又門于揚門齊西門及東閭齊東門齊侯駕將走郵棠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有棠鄉亦曰甘棠社即郵棠太子與郭榮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乃止諸侯東侵及濰地理今釋

濰水出山東莒州濰山土人名為淮河東流折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南及沂沂水注見前舊入于泗今東流逕江南宿遷縣滙為駱馬湖明年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春秋經諸侯盟于祝柯杜預曰左傳督揚即祝柯也祝柯即祝阿注見前是秋齊靈公卒故大子光立是為莊公初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既而廢光立所娶之子牙使高厚傅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子牙崔杼殺高厚夙沙衛以高唐叛圍而克之醢衛于軍晉士匄帥師伐齊及穀注見前聞齊喪乃還

楚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午弗許楚子使人問之午對使者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午遂帥師治兵于汾今許州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戰國策楚北有汾陘之塞是也于是鄭公孫蠆良宵公孫黑肱字子張穆公孫子印子從鄭伯伐齊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守二子知嘉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注見前信也再宿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

下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南其下有滍水故曰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董叔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豕韋一名娵訾亥之次也南師不時必無功羊舌肸時為太傅曰在其君之德也明年鄭人患嘉專政討純門之難公孫舍之公孫夏遂殺嘉而分其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

戊申十有九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己酉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初欒黶娶于范匄（即士匄范鞅見後）生盈范鞅以其亡秦也（范鞅奔秦事見前）怨欒氏故與盈共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即黶妻范匄女范氏堯後故祁姓）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言亂也）矣盈患之祁懼討愬于匄曰盈將為亂鞅為之徵盈素好施士多歸焉匄因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匄使城著（左傳注晉邑）而逐之盈出奔楚匄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于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俱出奔齊）

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籍偃羊舌赤羊舌肸祁奚言肸于匄乃免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駉而見范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成公子武公滕莒子邾子會于商任左傳注地闕

錮欒氏也明年復會於沙隨注見前以錮之

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為魯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之先宋人也宋語孔子宋之後宋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為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父叔梁紇家語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扶之以出門者又襄公十七年郰叔紇帥甲三百宵犯齊師孔安國曰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母顏氏家語叔梁紇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郰大夫聖王之裔其人身長

十尺武力絕倫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山以祈焉以是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生孔子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考是年十月為庚辰朔經有明文則庚子為二十一日迄六旬而再得庚子則當在十二月不得在十一月也杜預左傳注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七十三歲也羅泌路史餘論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氏家譜祖庭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孔子生日羅氏之論如此今以杜預春秋長歷合之是年酉月為甲戌朔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酉月今八月周十月也于魯昌平鄉陬邑

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闕里志昌平山在曲阜縣東南其東即尼山又東為顏母山連泗水鄒縣界鄒邑今曲阜縣東南鄒城是也

孔子生而圩頂因名焉為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金氏前編注職讀為樴樴繫養犧牲之所畜蕃息魯仲孫貜即孟僖子孟莊子庶子孝伯羯之子使其子何忌孟懿子與南宮适居南宮因氏字子容謚敬叔懿子庶兄往學禮焉史記孟僖子病誡其嗣懿子曰仲尼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當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仲尼年少好

禮其違者皺吾即從若必師之

辛亥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欒盈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

盈自楚適齊晏嬰字平仲晏弱之子諫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午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遂帥曲沃之甲因魏舒終之子諡獻子以入絳盈先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焉故因之魏氏及七輿大夫下軍之屬注見前與之樂王鮒諡桓子晉大夫侍于范匄或告曰欒氏至矣樂王鮒使匄奉晉侯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國語作襄公之宮使鞅迎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鞅趨進曰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既至匄逆諸階執舒手賂之以曲沃使斐豹殺欒氏之力臣督戎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謂范匄曰

荀棼丹書戕殺晉戎㔾許之豹遂擊殺晉戎欒氏乘公門鞅用劍以帥卒

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

欒氏之族惟欒魴欒氏族出奔宋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自衛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亦諫

弗聽遂伐晉取朝歌注見前初為衛邑後為晉有為二隊入孟門

注見前登太行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陘其二曰

太行陘元和志太行陘在懷州河內縣屬河南懷慶府春秋晉地張武軍于熒庭令河內縣屬河南懷慶府春秋晉地

熒庭即陘庭注見前戍郫邵晉邑左傳注封少水即滄水有二源一出翼城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至曲沃縣合流入于汾以報平陰之役師還襲莒門于且于莒地在今沂州府莒州傷股而退華還即華周杞殖即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左傳注近莒之邑莒子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穀洛鬭 穀水出河南府澠池縣穀陽谷東流合澗水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水注見前韋昭國語注兩水格有似于鬭洛在王城南穀在王城北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

穀洛二水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是以民無夭昏札瘥之憂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令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

違也 而滑 音汩亂也 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

士子二十有三年鄭伯朝晉

先是晉人徵朝于鄭鄭少正公孫僑以辭却之事在王二十一年于是晉范匄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故鄭伯如晉公孫僑寓書于公孫夏以告范匄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

其身賄也范匄說乃輕幣是年魯叔孫豹如晉范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己朔日有食之

齊人來城郟注見前魯叔孫豹入聘

是時穀洛鬬王城毀齊人方叛晉欲求媚于王乃為王城郟魯叔孫豹來京師聘且賀城王嘉豹有禮賜之大路

癸丑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取棠公（棠邑大夫）之妻姜氏（棠公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杼見棠姜美遂取之）齊侯通焉驟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杼因是欲弑齊侯且以說于晉（齊侯方叛晉）未獲間會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齊侯問杼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户出齊侯拊楹而歌門閉甲興齊侯踰墻走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杼復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光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為是則太史氏之書為非歟

殺鬷蔑于平陰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杼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杼立靈公子杵臼而相之初魯叔孫僑如奔齊納其女于靈公生杵臼是為景公慶封字子家慶克子公子無虧孫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

甲時晉侯方會諸侯于夷儀注見前本邢地後衛滅邢為衛邑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朋曾孫請成慶封如師以重賂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而告于諸侯初杼生子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因立明而使東郭偃棠無咎棠公子姜所出相之廢成及彊二子怒欲殺偃無咎以告慶封封曰難吾助汝成與彊遂殺偃無咎杼怒往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及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反命于杼且御以歸至則無歸矣杼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冢藏之奔魯事在王二十六年慶舍之難事具王二十七年齊人求得杼尸戮之于市改葬莊公于北郭

吳子遏即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初楚公子嬰齊伐吳使鄧廖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侵之吳人要而擊之獲楚鄧廖楚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事在王二年自是吳楚兵

爭不息王之十二年楚共卒吳伐楚喪楚敗之庸浦明年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皐舟之隘至二十二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庸蒲楚地在今廬州府無為州南皐舟之隘左傳注吳險阨之道吳復名舒鳩舒國偃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有舒鳩城羣舒之一使叛楚楚令尹屈建屈到子字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大敗吳師遂滅舒鳩先吳主王五年楚滅舒蓼簡王十七年楚滅舒庸及舒鳩滅羣舒遂絕至是吳諸樊伐楚門于巢注見前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諸樊卒授國餘祭後餘祭被弒吳伐越獲

不敢聞君之出
遂行不敢聞其

俘馬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弟餘昧立

甲寅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即悼子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

衛

初甯殖疾名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事在王十九年至是衛侯衎在夷儀晉使魏舒遂獻公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獻公遂入于夷儀事在王二十四年使其母弟鱄字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瑗

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瑗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不可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時孫林父在戚孫嘉聘齊孫襄即伯國居守嘉及襄皆林父子喜與右宰穀攻孫氏不克喜出舍于郊伯國傷而死國人召喜喜復攻之遂克弑殤公殺其子角衛侯遂入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人伐戚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左傳注戚東鄙殖綽齊人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敗諸圉雍鉏獲殖綽晉趙武會魯侯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亦曰繁淵今謂之澶州陂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古澶水所

經故名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左傳注戚城西北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開州西北有故懿城北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既歸甯喜專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遂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大叔儀聞喜將納衛侯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果敗太叔儀謚文子衛文公之孫公子鱄出奔晉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實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托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曰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春秋至魯襄宋列國之困於兵甚矣合晉楚之成藉以稍緩生民之塗炭故盟宋以後兵雖未能盡弭而中國無大侵伐者幾十年不可不謂之小有功歟

事在王二十六年木門晉邑

乙卯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石買子謚悼子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盟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以韓起言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遂如齊且告于秦皆許之乃徧告于諸國為會于宋晉趙武先至宋宋人享之叔向為介諸侯之大夫及邾滕之君先後至丙午鄭良霄至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

以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不知亦向戌之力也後儒乃以二伯為戌罪可謂虐古

鄭悼公至戊辰滕成公至陳須無即文子敬仲曾孫也楚公子黑肱即子晳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令尹子木成言于楚成晉楚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楚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亦至諸侯從晉楚者釋齊秦交相朝見子木謂向戌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故齊秦不與盟將盟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楚人衷甲趙武患之羊舌肸曰以信召人而以僭不信也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乃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晉楚爭先羊舌肸謂趙武

樂喜之言自是經國正論腐儒不知乃云恐貽佳兵者口實真甕雞之見耳

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乃先楚人盟于宋蒙門之外諸侯之大夫歸宋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以示樂喜即司城子罕呂之孫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不亦誣乎向戌乃辭邑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阿睦爾撒納所取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女而阿睦爾撒納

丙辰 二十有七年齊慶封奔魯

慶封與子舍政舍字子之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其子舍遷其內實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國遷朝焉諸大夫就盧蒲氏朝封反亡人莊公之難出奔者盧蒲癸癸臣舍有寵舍妻之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慶與盧蒲皆齊之宗故舍之士云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人皆莊公故臣今還求寵于慶氏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親近兵仗而先後之二人因謀攻慶氏卜之示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即郲

之妹盧克又為達什子諾木盧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盧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準夷衰世之行矣

注見前盧蒲姜癸妻即慶舍女知癸謀謂癸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時當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舍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以從遂殺慶舍于廟慶封歸遇告亂者伐門而入攻公宮弗克請戰弗許乃奔魯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展莊叔展禽族既而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今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吳朱方地封聚族而居焉封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聞樂知政不過于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季札觀樂歷論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子服惠伯仲孫蔑子它別為子服氏惠伯它之子亦曰孟椒

後楚子伐吳殺慶封而盡滅其族事詳後

王崩謚曰靈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太子晉早卒次子貴立是為景王

景王

丁巳元年吳子使札聘于魯及齊鄭衛晉

札至魯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列國之風小雅大雅及頌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至韶箾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札見叔

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語多傅會在氏所從誣也

孫豹而說之謂曰君子務在擇人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說晏嬰謂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遂免欒高之難事見後　陳桓子名無宇文子之子）及鄭見公孫僑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謚文子）史鰌（即史魚）公子荊公子朝（皆衛大夫）公孫發（獻公孫謚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孫林父邑）聞鐘聲

曰異哉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林父以戚叛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獻公方卒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羊舌肹將行謂之曰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戊午二年蔡世子般音班弒其君固文公子景公

蔡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弒蔡侯遂自立是為靈公立十二年為楚靈王所殺事具後

宋災伯姬 魯宣公女宋共公夫人 卒

宋火災火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既葬諡曰共

王殺其弟佞夫 靈王子 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 靈王弟 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單靖公之弟 為靈王御士過諸廷 愆期行過王廷 聞其歎而言曰

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蔿蔿氏食邑注見前逐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出奔尹言多尹氏之後劉毅劉子之族甘過子帶食邑于甘今河南府洛陽縣故甘城是甘過甘簡公子謚悼公單蔑單子之族鞏成鞏伯食邑于鞏今河南府鞏縣是也殺佞夫王子瑕奔晉儋括及廖同奔

鄭以公孫僑為政

鄭良霄嗜酒為窟室地室也而夜飲朝至未已既而朝使公孫黑即子晳子駟子如楚先是伯有使黑如楚黑以楚鄭方惡辭伯有不可黑怒欲攻伯有大夫和之事在王元年歸而飲酒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雍城即鄭雍梁地醒而後知之于是大夫皆受盟于駟氏良霄聞之怒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公孫夏之子字子上率國人以伐之良霄死于羊肆公孫僑襚之殯而葬諸斗城鄭邑在今開封府陳留縣駟氏欲攻之罕虎即子皮子展之子不許而捘僑以

孔子以子產為日之遺愛而稱其使民則曰義今觀其初政固非以煦煦為愛者矣惟能行其義所以卒成其愛不然民之不收者幾何

政僑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虎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僑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謂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踣也）之一年輿人（衆人也）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畜而藏也）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

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政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然明即鬷蔑後公孫黑將為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以疾作不果僑使吏數之數其罪曰女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不速死大刑將至黑乃縊僑尸諸衢加木焉書罪于木以加尸上事在王五年

己未　三年魯侯午卒子稠立是為昭公

魯襄公卒于楚宮先是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至

子野立敬歸之子以毀卒過哀滅性季孫宿乃立稠敬歸之娣子于是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比及葬三易衰識者知其不能終焉

魯襄公卒之月鄭公孫僑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未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匄讓之對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今諸侯之館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士匄復命趙武曰信使匄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庚申 四年晉趙武楚公子圍楚共子齊國弱謚景子國佐子宋向戌

魯叔孫豹衞齊惡公羊作石惡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故東虢國後為鄭滅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即伯石穆公子子豐之子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使子羽辭焉伍舉知鄭有備乃請垂櫜而入伍舉伍參子亦曰椒舉子羽即公孫揮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先是莒展輿弒其君犂比公而自立既而齊納其弟去疾于莒展輿奔吳于是莒亂季孫宿取鄆至是莒愬于會楚欲戮魯使趙孟為魯固請乃免叔孫犂比公名州密渠卯公季佗子王使劉子劉定公名夏康公之

子勞趙武于頼注見前館于洛汭亦見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吾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是年冬趙武卒

晉荀吳中行偃之子謚穆子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注見前

車戰雖古制在平原或資其利至于山林藪澤已非所宜況當險阨耶荀吳舍車用徒誠能審地利以制勝後儒或以變古譏之迂矣

晉荀吳敗無終注見前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此毀車用卒之始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左傳注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毀車以為行毀其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趙氏恒曰車每乘三人五乘為十五令五人為伍三五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為五陳以相離左傳疏布陳使相遠也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趙氏恒曰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名今雖用卒猶襲車乘之名也此言布陳之法以誘

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楚子麇卒公子比（楚共子）奔晉圍自立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楚子疾縊而弒之（左傳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公子比奔晉葬楚子于郟（今河南汝州郟縣春秋鄭邑後屬楚）謂之郟敖圍遂即位易名熊虔（是為楚靈）後伐吳執齊慶封狗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

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事在王七年

辛酉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

起聘魯且告為政代趙武為政　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與魯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曰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癸亥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有胡城春秋胡子國　沈子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有沈縣春秋沈國　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子使椒舉即伍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即女齊亦曰女叔侯言于晉侯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何鄉而不濟對曰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馬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四嶽岱華衡恒三塗山名注具見前陽城亦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北一曰馬嶺山大室即嵩山在登封縣北其西為少室荆山在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禹貢荆豫二州以此分界中南即終南山在西安府長安縣南雍録終南山横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埊八百餘里請許楚使乃許之諸侯如

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子使問禮于宋向戌鄭公孫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見公之禮）楚子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六焉（戌與僑所獻禮楚皆未嘗行）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公孫僑見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是會楚執徐子以吳出也于是伐吳遂滅賴遷之鄢

鄭作邱賦左傳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鄭于馬牛之外别賦其田

鄭公孫僑作邱賦國人謗之渾罕即游速字子寬子太叔子以告僑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退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後二年僑鑄刑書左傳注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晉羊舌肸詒之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事見前立謗政即謂邱賦制參辟鑄刑書參音三謂用三代之末法以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

甲子八年魯舍中軍左傳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為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為軍名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夏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周初受封為不成子言不能成子也至句踐始大築山陰城而都之今浙江紹興府治是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遠射楚大夫以師會于夏汭漢水入江之處即今漢口也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于瑣春秋彙纂注瑣楚邑在江南壽州霍邱縣東霍邱今屬潁州府聞吳師出遠啓疆楚太宰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今江南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沿江而下有鵲尾洲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遠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春秋彙纂注南懷汝清皆楚界在今江淮間吳不可入遂還

乙丑 九年齊侯伐北燕注見前

初北燕伯簡公名欵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諸大夫相比以殺諸外嬖北燕伯懼奔齊事在王六年至是齊侯請于晉伐北燕將納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燕及齊平齊侯取賂而還後高偃以師納之于陽左傳作唐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有故城即春秋陽也事在王十五年

丙寅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弱行孔圉乃立元是為靈公孔圉謚文子孔達五世孫告喪于王王使成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周之祖系見前左傳疏二圉並為啟諸侯受啟王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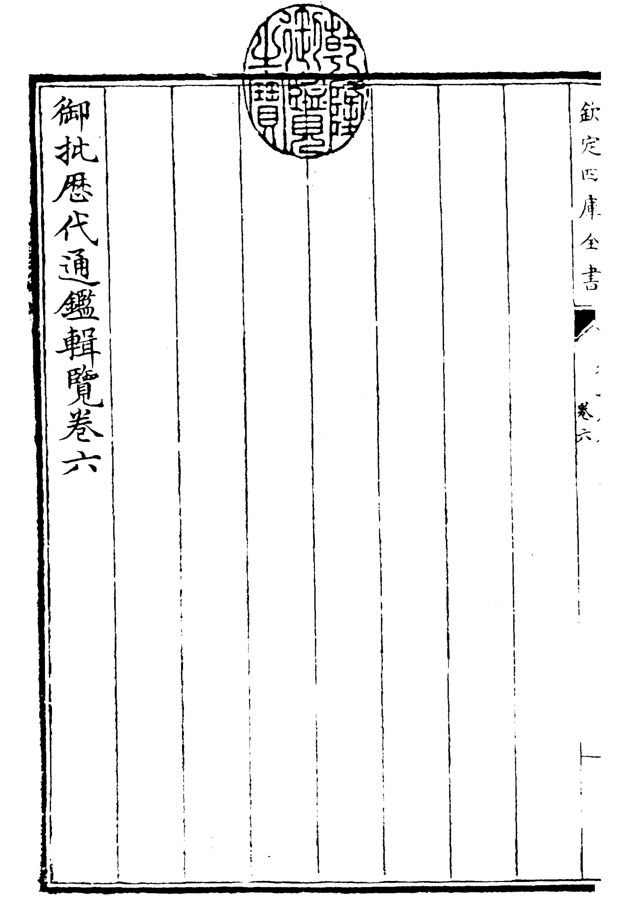
丁卯十有一年楚師滅陳

初陳侯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陳侯有廢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陳侯縊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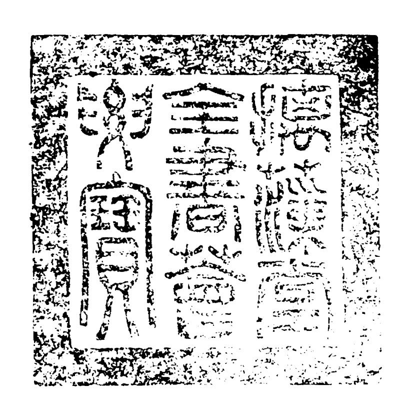
徵師陳大夫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殺于徵師留奔鄭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于是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遂滅陳執招放之于越殺孔奐招之黨以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左氏以舜出虞幕人言陳顓項之族辨已詳前兹不再録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以水德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也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由之由用也言將復用更興且陳氏得政

于齊而後陳卒亡陳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楚平即位陳遂復

事具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周光顯